經義考

□ 12
964
42

964
42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昆田 校

春秋二十

薛氏季宣春秋經解 指要

通考共十四卷

佚

季宣自序指要曰春秋魯史之名也史何以名春秋魯歷之所爲更也何更爾變周也何言乎變周周正建子以建寅爲正歲夏時得天猶用夏也春秋之序魯變之也加春於建子而爲王正月建卯之月而爲夏四月魯史之作也故凡春秋之序皆舍周之舊也何始於隱公疾始變常也

昉於此乎前此矣前此則曷爲爲始於此魯春秋之始也魯
春秋之始作於隱公也先王之制諸侯無史天子有外史
掌四方之志而識於周之太史隱之時也始更魯歷而爲
魯史諸侯之有史其周之衰乎晉乘始於穀叔孫史作於
文公王室之微諸侯之力政焉爾然則春秋何取於魯因
也其因何因魯之史以爲春秋仲尼之志也春秋何以爲
仲尼之志善揚其善惡書其惡直筆以書其事不爲褒貶
抑揚而亂是非之正也褒貶非仲尼之意也三家者託褒
貶以爲傳舍褒貶則無以爲傳矣此不知春秋者也仲尼
修春秋將以反經之正而還於舊也是故直言以明得失
謂之辭正辭以別是非謂之事屬辭比事莫善於春秋春
秋之道治亂之法也可行於當世可示於四方小人憚焉
君子達焉亂臣賊子云誰之不懼撥亂世而反之正春秋
之用也指要之謂辭達而已君子苟春秋之爲好不以棄
傳爲過而反求之春秋之義也

陳傅良作行狀曰右奉議郎新權發遣常州借紫薛公季
宣字士龍永嘉人有春秋經若干卷指要一卷

朱子曰薛常州解春秋不知如何率意若此只是幾日成
此文字如何說諸侯無史內則尚有闕史又如趙盾崔杼
事皆史臣所書

陳振孫曰知常州永嘉薛季宣士龍撰指要列譜例於前
季宣博學通儒不事科舉陳止齋師事之季宣死當乾道
九年年四十其爲此書實紹興三十二年蓋甫二十歲云

陳氏傅良左氏章指

宋志三十卷

未見

春秋後傳

宋志十二卷

存

樓鑰序曰春秋後傳左氏章指二書故中書舍人止齋陳公傳良之所著也春秋之學不明久矣啖趙之後至於本朝而後有泰山孫先生復尊王之說公是劉先生敞權衡意林等書伊川程先生頤雖無全書而一序所該聖人之大法備矣自王荊公安石之說盛行此道幾廢建炎紹興之初高宗皇帝復振斯文胡文定安國承伊洛之餘推明師道勸講經筵然後其學復傳學者以為標準可謂大全矣東萊呂公祖謙又有集解行於世春秋之義殆無餘蘊止齋生於東嘉天資絕人誦書屬文一旦迴出諸老先生上歛然布衣聲名四出六經之說流行萬里之外而其學尤深於春秋鑰非深於此者嘗涉獵諸公之書非不明白然亦不過隨文辨釋閒有前後相為發明者亦不見體統所在鑰從止齋遊雖不得執經其門嘗深叩之同在西掖時始以隱公後傳數篇相示因為道春秋之所以作左氏之所以有功於經者其說卓然且曰自余之有得於此而欲著書於諸生中擇其能熟誦三傳者首得蔡君幼學蔡既壯又得二人焉曰胡宗曰周勉游宦必以一人自隨遇有所問其應如響而此書未易成也未幾去國而鑰亦歸朋友之來必以此書為問雖親炙之者蹉以請則曰此某

身後之書也既不幸卒於嘉泰三年而此書始出於笥中其壻林子燕最得其傳又四年而後長子師轍與其徒汪龍友以二書來鑰老矣屏去他書窮晝夜讀之始盡得其大意嗚呼盛哉蓋未有此書也先儒以例言春秋者切切然以爲一言不差有不同者則曰變例竊以爲未安公之書不然深究經旨詳閱世變蓋有所謂隱桓莊閔之春秋有所謂僖文宣成之春秋有所謂襄昭定哀之春秋始焉猶知有天子之命王室猶甚威重自霸者之令行諸侯不復知有王矣桓公之後齊不競而晉霸文公既亡晉不競而楚霸悼公再霸而又衰楚興而復微吳出而盟諸侯於越入吳而春秋終矣自杜征南以來謂平王東周之始王隱公遜國之賢君其說甚詳而公以爲不爲平王亦不爲隱公而爲威王其說爲有據依又其大節目如諸侯改元前所未有齊魯諸大國比數世閒有世而無年至記厲王奔彘始有紀年古者諸侯無私史乘與檮杌春秋皆東遷之史也書齊鄭盟于石門以志諸侯之合書盟于毓以志諸侯之散是春秋之終始也隱桓莊之際惟鄭多特筆襄昭定哀之際惟齊多特筆諸侯專征而後千乘之國有弒其君者矣大夫專將而後百乘之家有弒其君者矣宋魯衛陳蔡爲一黨齊鄭爲一黨公會齊鄭於中邱而後諸侯之師衛行於天下罪莫甚於鄭莊宋魯齊衛次之而父子兄弟之禍亦莫甚於五國是可爲不臣者之戒矣齊桓公卒鄭遂朝楚夏之變夷鄭爲亂階侵蔡遂伐楚以志齊桓之霸侵陳遂侵宋以志楚莊之霸足以見夷夏之盛衰矣

書公孫茲帥師書公子季友卒習見三家之所從始首止之盟鄭伯逃歸不盟則書以其背夏盟也厲之役鄭伯逃歸不書蓋逃楚也夷夏之辨嚴矣自隱而下春秋治在諸侯自文而下治在大夫有天下之辨有一國之辨有一人之辨於干戈無不貶於玉帛之使則從其爵勸懲著矣文十年而狄秦又三十年而狄鄭又五十餘年而狄晉鄭猶可也狄晉甚矣貶不於甚則於事端餘實錄而已矣此皆先儒所未發至僖之三十一年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極言僭之用天子禮樂以明堂位之言爲不然惠公始乞郊而不當用僖公始作頌所以郊爲夸引祝鮀之言爲證此猶爲前所未聞也若左氏或以爲非爲經而作惟公以爲著其不書以見春秋之所書者皆左氏之力章指一書首尾專發此意昔人以杜征南爲邱明忠臣然多曲從其說非忠也公之章指謂君子曰者蓋傳採善言禮也者蓋據史舊聞非必皆合於春秋或曰後人增益之或曰後人依倣之或以凡例義淺而不取或以例非左氏之意蓋愛而知其惡者乃所以爲忠也又言莊公元年至七年及十九年以後訖終篇多無傳疑有佚闕公之求於傳者詳矣嗚呼與止齋遊前後三十年不得卒業於其門既興殄瘁之悲而後得二書其閒尚有欲質疑而不可得此所以撫卷三歎而不能自已也

周勉跋曰先生爲後傳將脫稾而病期歲而病革學者有欲速得其書俾傭書傳寫其已削者或留其帖於編增入是正者或揭去弗存也勉宦江陵還始得朋友訂正之然

已削者可刊帖於編而增入是正者不可復求矣惜哉勉
從先生於桂陽於衡於潭日受經焉及後傳且就先生每
語友朋將面授勉使盡質所疑而後出已而暌隔函丈不
果質今訂正猶先生之志云

蔡幼學作行狀曰公深於春秋其發明獨至又以左氏最
有功於經能存其所不書以實其所書故作章指以明筆
削之義

陳振孫曰陳傅良掇樓參政鑰爲之序大畧謂左氏存其
所不書以實其所書公羊穀梁以其所書推見其所不書
而左氏實錄矣此章指之所以作也若其他發明多新說
序文畧見之

黃淵曰陳止齋欲著後傳於諸生中擇能誦者一人自隨
似不草草然謂書王存周未免又落窠臼

何喬新曰陳氏論世變以爲有隱桓莊閔之春秋有僖文
宣成之春秋有襄昭定哀之春秋然其於褒貶以傳之所
書而論經之所不書則傳事又豈一一皆實乎

張萱曰止齋取左傳每段以數語括其大指閒有評駁
趙希弁曰春秋左氏後傳十二卷左氏章指十七卷止齋
陳傅良所著也四明樓忠簡公鑰序其前清海崔清獻公
與之識其後而刻之維揚郡庠

呂氏祖謙春秋集解

宋志三十卷

未見

張萱曰呂祖謙博考三傳以來至宋儒諸說擇其合於經

者撮要編之

左傳類編

宋志六卷

佚

陳振孫曰分類内外傳事實制度論議凡十九門首有綱領數則兼采他書

張萱曰中分十九則曰周曰齊曰晉曰楚曰吳越曰戎狄曰附庸皆列國行事曰諸侯制度曰風俗曰禮曰氏族曰官制曰財用曰刑曰兵制曰地理曰春秋前事自唐虞以來左氏所引典故曰論議則左氏傳中論議之文也

左氏博議

宋志二十卷

祖謙自序曰左氏博議者爲諸生課試之作也始予屏處東陽之武川仰林俯壑出戶而望因盡無來人居半歲里中稍稍披蓬藋從予遊譚餘語隙波及課試之文予思有以佐其筆端乃取左氏書理亂得失之蹟疏其說於下旬月積寖就編帙諸生歲時休沐必抄置楮中解其歸裝無慮者竝舍姍黨復從而廣之曼衍四方漫不可收客或咎予之易其言予徐應之曰子亦聞鄉鄰之求醫者乎深痼隱疾人所羞道而諱稱者揭之大塗惟恐行者不閱閱者不播彼豈靦然忘世哉恥欲蓄而病欲彰也予離羣而索居有年矣過而莫予輔也跌而莫予挽也心術之差見聞之誤而莫予正也幸因是書而胸中所存所操所識所

習毫惣髮謬隨筆呈露舉無留藏又幸而假課試以爲媒
借逢掖以爲郵徧致於諸公長者之側或矜而鐫或慍而
讁或悔而譙一語聞則一病瘳其獲不既豐矣乎傳愈博
而病愈白益愈衆於予也奚裨遂次第其語以諗觀者凡
春秋經旨槩不敢僭論而枝辭贅喻則舉子所以資課試
者也

陳振孫曰伯恭授徒時所作

陳櫟曰呂成公博議乃初年之作不過以教後生作時文
爲議論而已其議左氏多巧說未得盡爲正論

楊士奇曰考東萊先生年譜乾道戊子成此書吾家所有
十五卷題曰精選則知其所著非止乎此也

黃虞稷曰世所行東萊博議皆刪節惟正德中刊本二十
五卷獨全

左氏說

通考三十卷今本二十卷

存

朱子曰伯恭論說左氏之書極爲詳博然遣辭命意亦頗
傷巧

張萱曰今內閣藏本傳說四冊續說四冊

陳振孫曰呂祖謙於左氏一書多有發明而不爲文似一
時講說門人所抄

左氏博議綱曰

宋志一卷

未見

宋志祖謙門人張成招標注

春秋講義

一卷

存

黃震曰成公春秋講義亦少年之作但不至如博議之太刻耳

左傳手記

一卷

存

黃震曰手記視講義稍不衍文

陸氏九淵太學春秋講義

一卷

存

右陸氏講義凡二十二條

陳氏藻春秋問

一卷

存

王氏炎春秋衍義

佚

經義考卷一百八十七終

弟子嘉興張　淳覆校

經義考卷一百八十八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昆田 校

春秋二十一

楊氏簡 春秋解

宋志十卷

未見

簡自序曰易詩書禮樂春秋一也天下無二道六經安得有二旨以屬辭比事爲春秋者國俗之所教習也非孔子之旨也故孔子曰屬辭比事而不亂則深於春秋者矣不亂者不睹其紛紛一以貫之也春秋之不亂即詩之不愚即書之不誣即樂之不奢易之不賊禮之不煩也一也孔

子繼曰天有四時春秋冬夏風雨霜露無非教也地載神氣神氣風霆流形庶物露生無非教也清明在躬志氣如神嗜欲將至有開必先天降時雨山川出雲見諸孔子家語而小戴所記乃脫簡於孔子閒居之後閟居之旨已明繼此章爲贅此言詩之不愚書之不誣樂之不奢易之不賊禮之不煩春秋之不亂旨猶未白不可無此章以發揮也聖言至矣不可以思慮得也不可以言語索也孔子不得已而有言曰吾志在春秋於二百四十二年擾擾顛倒錯亂中而或因或作是是非非靡不曲當所是是道所非非道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皆所以彰明大道古諸侯無私史周官小史掌邦國之志費誓周書漢汝江沱之詩編諸二南自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二史作而諸侯有私史矣孔子因之道之變也

林氏栗 春秋經傳集解

宋志三十三卷

未見

玉海淳熙十年六月知潭州林栗著春秋經傳集解三十三卷乞投進十一年十二月上之付祕省

陳振孫曰其學專主左氏而黜二傳故爲左氏傳解表上之

王氏日休 春秋明例 宋志作名義

宋志一卷

佚

春秋孫復解三傳辨失

宋志四卷

佚

中興書目春秋明例一卷紹興中舒州布衣王日休撰凡十篇通謂之明例又冠以例要例釋例意又有孫復解三傳辨失四卷

左氏正鑑

佚

葛立方曰虛中治春秋學爲四傳辨失左氏正鑑紹興初嘗抱其書質於先人文康公文康深許之濡削遺之曰遠類康成發公羊之墨守下畢元凱爲左氏之忠臣

趙氏敦臨春秋解

失

周氏孚春秋講義

一卷

存

按周氏講義止及隱公凡一十六條附載蠹齋鉛刀編

胡氏元質左氏摘奇

通考十二卷

佚

陳振孫曰給事中吳郡胡元質長文長洲人紹興中進士高第盧熊蘇州府志胡元質字長文成都卒贈少師謚獻惠

淳熙中四川制置使知成都卒贈少師謚獻惠

按宋志有左氏摘奇十二卷不著撰人姓氏當即

是書

余氏嘉春秋地例增釋紀年續編

佚

謝氏諤春秋左氏講義

三卷

佚

陳氏持左氏國類

二十卷

佚

按持字守之金華人官迪功郎筠州高安縣主簿

呂伯恭爲作墓志

唐氏閱左史傳

五十一卷

佚

紹興府志唐閱字進道山陰人舉進士歷都官員外郎乾道閒爲浙東檢察嘗以左氏春秋倣遷固史例以周爲紀列國爲傳又爲表志贊合五十一卷號左史傳行於世

石氏朝英左傳約說

宋志一卷

佚

左傳百論

宋志一卷

佚

陳振孫曰奉議郎新昌石朝英撰又有王道辨一書未板

行僅存其書於此篇之末其為說平平無甚高論

李氏燾春秋學 程氏本義作集注考

宋志十卷

佚

何氏涉春秋本旨

佚

程端學曰涉字濟川

章氏沖春秋左傳類事始末

宋志五卷

存

沖自序曰始沖少時侍石林葉先生為學先生作春秋讞考傳使沖執左氏之書從旁備檢閱左氏傳事不傳義每

載一事必先經以發其端或後經以終其吉有越一三君數十年而後備近者亦或十數年有一人而數事所關有一事而先後若異君臣之名字有數語之閒而稱謂不同閒見錯出常病其不屬如遊羣玉之府雖珩璜圭璧璀璨可愛然不以彙聚驟焉觀之莫名其物沖竊謂左氏之為邱明與受經於仲尼其是否固有能辨之者若夫文章富豔廣記備言之工學者掇其英精會其離析各備其事之本末則所當盡心焉者古今人用力於是書亦云多矣而為之事類者未之見也沖因先生日閱以熟乃得原始要終攟摭推遷各從其類有當省文頗多裁損亦有裂句摘字聯累而成文者二百四十二年之閒小大之事靡不采取約而不煩一覽盡見又總記其災異力役之數時君之

政戰陣之法與夫器物之名併繫於後讀之者不煩參考而畢陳於目前惜乎先生已沒不及見類書之成久欲鋟板勉卒前功而慮有闕遺載加訂證未敢自以為無恨也

姑廣其傳以便童蒙則庶幾焉淳熙乙巳歲沖假守山陽嘗刊之郡庠適會臥疾繼有易地之命卒卒讐校其闕多有字畫謬誤題空差失者揭來天台簿領之暇遂加是正復刊之郡庠尚冀有可教者

謝諤序曰諤幼年於諸書愛左氏之序事因一事必窮其本末或繙一二葉或數葉或展一二卷或數卷惟求指南於張本至其甚詳則張本所不能盡往往一事或連日累旬不得要領況掣肘於他書他事則力有不專自長至老應緊蓬於四方辨此者為誰氏近收天台使君章沖茂深書且以左氏事類本末為寄於是恍然見所未見蓋春秋之法年為主而事繫之使君之法事為主而年繫之以事繫年而事為之碎以年繫事而事為之全二者不可一廢紀年也故以事繫而年全紀事也故以年繫而事全事繫年而年全者史法也年繫事而事全者考史法也乃相為表裏歟初使君由山陽移天台諤久知其政之宜乎民今又知其書之明乎古書之明古所以為政之宜民又豈有一道耶使君欲諤題數字遂以喜於見所未見者報之

陳振孫曰朝請大夫吳興章沖茂深撰子厚之曾孫葉少蘊之壻

陳耆卿曰沖雪川人淳熙十四年以奉直大夫守台州

李氏孟傳左氏說

宋志十卷

佚

宋史李孟傳字文授學士光之子也浙東提點刑獄加直祕閣進直寶謨閣致仕

李氏心傳春秋考義

宋志十三卷

佚

胡氏篪春秋三傳會例

三十卷

佚

周必大曰篪字斗南廬陵人廸功郎監潭州南岳廟吉安府志篪忠簡公從子

沈氏棐春秋比事

宋志二十卷

佚

陳亮序曰春秋繼四代而作者也聖人經世之志寓於屬辭比事之閒而讀書者每患其難通其善讀則曰以傳考經之事迹以經考傳之眞僞如此則經果不可以無傳矣游夏之徒胡爲而不能措一辭也余嘗欲即經以類次其事之始末考其事以論其時庶幾抱遺經以見聖人之志客有遺余以春秋總論者曰是習春秋者之祕書也余讀之灑然有當於予心雖其論未能一一中的而即經類事以見其始末使聖人之志可以捨傳而獨考此其爲志亦大矣惜其爲此書之勤而卒不見其名也或曰是沈文伯

之所爲也文伯名棐湖州人嘗爲婺之按官以文字稱而不聞以經傳也使其非文伯也此書可不傳乎使其果文伯也人固不可以淺料也因爲易其名曰春秋比事鋟諸木以與同志者共之

吳師道曰棐衢人字文約陳亮序以爲湖州人陳振孫謂湖有沈文約名長卿不名棐知亮誤也

都穆曰春秋比事二十卷舊名春秋總論宋陳龍川謂湖州沈棐文伯撰爲更其名曰比事序而刻之嘉定辛未廬陵譚卿月序則以爲著於莆陽劉朔非文伯也蓋譚親見劉氏家本故云

張萱曰宋淳熙閒婺州按官沈棐注前以諸國爲類後以朝聘盟會侵伐等類凡事之相同者各爲之說

李氏起渭春秋集解

佚

劉氏凤春秋講義

一卷

佚

眞德秀後序曰昌黎公寄玉川子詩有春秋三傳束高閣之語學者疑之謂未有舍傳而可求經者今觀著作劉公講義一以聖筆爲據依其論秦穆公以人從死者晉文之召王宋襄之用人于社皆以經證傳之失所謂偉然者也昔歐陽子患僞說之亂經著爲論辨自謂時雖莫同千歲之後必有予同曾未二百年而劉公之論春秋蓋與之合公而有知當不恨後世之無子雲矣所講纔十有二條麟

經大指畧盡於此其言曰吾聞法吏以一字輕重矣未聞聖人以一字輕重春秋也吉哉言乎足以破世儒之陋學者其深味之

葉適志墓曰隆興乾道中天下稱莆之賢曰二劉公著作諱夙字賓之弟正字諱翔字復之二公治春秋於三家凡例外自出新義爾雅獨至無能及者著作釋褐調吉州司戶臨安府教授召試館職除秘書省正字減員樞密院編修官兼史院編修官除著作佐郎出知衢州

周氏淳中春秋說約

六卷

佚

葉適志墓曰淳中字仲古溫州瑞安縣人及進士第乞監潭州南岳廟教授全州以心喪去又教授廣德軍改知台州寧海縣主管淮西安撫司機宜文字授茶陵軍使乞主管台州崇道觀成都府玉局觀授淮東安撫司參議官乞主管建寧府武夷山沖佑觀淳熙十六年卒著文集十卷

春秋說約六卷

馬氏之純春秋左傳紀事

佚

徐氏得之春秋左氏國紀

宋志二十卷

佚

陳傅良序曰自荀悅袁宏以兩漢事編年爲書謂之左氏體蓋不知左氏於是始矣昔夫子作春秋博極天下之史

矣諸不在撥亂世反之正之科則不錄也左氏獨有見於經故采史記次第之某國事若干某事書某事不書以發明聖人筆削之旨云爾非直編年爲一書也古者事言各有史凡朝廷號令與其君臣相告語爲一書今書是已被之絃歌謂之樂章爲一書今詩是已有司藏焉而官府都鄙邦國習行之爲一書今儀禮若周官之六典是已自天子至大夫士氏族傳序爲一書若所謂帝繫世本是已而他星卜醫祝皆各爲書至編年則必序事如春秋三代而上僅可見者周譜他往往見野史竹書穆天子傳之類自夫子始以編年作經其筆削嚴矣左氏亦始合事言三史與諸書之體依經以作傳附著年月下苟不可以發明筆削之旨則亦不錄也蓋其辭足以傳遠而無與於經義則別爲國語至夫子所見書左氏有不盡見又闕不敢爲傳唯謹如此後作者顧以爲一家史體而讀左氏者浸失其意見謂不釋經是書之存亡幾無損益於春秋故曰袁荀二子爲之也由是言之徐子所爲左氏國紀曷可少哉余讀國紀周平桓之際王室嘗有事於四方其大若置曲沃伯爲侯詩人美焉而經不著師行非一役亦與王風刺詩合而特書伐鄭一事王子頹之禍視帶爲甚襄書而惠不書也學者誠得國紀伏而讀之因其類居而稽之經某國事若干某事書某事不書較然明矣於是致疑疑而思思則有得矣徐子殆有功於左氏者也余苦不多見書然嘗見唐閻左氏史與國紀畧同而無所論斷今國紀有所論斷矣余故不復贅而道其有功於左氏者爲之序

趙希弁曰右清江徐得之所編也自周而下各繫以國又因事而爲之論斷

江西通志徐得之字思叔清江人夢莘之弟淳熙中登進士歷任州縣以朝請郎致仕時號西園先生

謝氏疇春秋古經

十二篇

未見

李燾序曰漢藝文志有春秋古經一十二篇經十一卷隋唐志同古經十二篇十一卷者本公羊穀梁兩家所傳吳士爕始爲之注隋志載焉又有賈逵春秋三家經訓古十二卷宋三家經二卷唐志又有李鉉春秋二傳異同十一卷李氏三傳異同例十三卷馮伉三傳異同三卷元和國子監修定春秋加減一卷士爕賈逵宋及李馮元和諸書今皆不存獨抱遺經者莫適爲正蓋公羊得立學官最先穀梁次之左氏最後故士爕但注二家不及左氏賈逵既立左氏始通三家逵爕并宋以下異同加減文字悉已亡佚莫知其舉厝何也隋末唐初左學特盛二家浸微自杜預集解左氏合經傳爲一正觀十六年孔穎達承詔修疏永徽四年長孫無忌等重上正義邱明傳學愈益盛矣而仲尼遺經無復單行學者或從杜解抄出獨存左氏擯落二家幸陸德明與穎達同時於太學自落音義兼存二家本書仍各注左氏別字顧亦無決擇惟正元末陸淳纂例列三傳經文差繆凡二百四十一條自言考校從其有義理者然往往亦言未知孰是兼恐差繆不止二百四十一

條惜啖趙集傳今俱失墜無從審覆耳余患苦此久矣嘗欲即三家所傳純取遺經心以爲是者則大書之仍細書其不然者於其下數十年閒游走東西志弗獲就會潼川謝疇元錫來從余遊其治春秋極有功因付以斯事居三月而書成蒐蒐遠引不一而足反說以約厥功彌著余撫其書喜甚亟刻板與學者共之昔司馬遷言春秋文成數萬張晏曰春秋才萬八千字遷誤也今細數之更闕一千四百二十八字數最易見者尚爾錯誤何況聖人筆削之旨乎余向所謂心以爲是者衆未必以爲是也亦獨纂例考按從其有義理者云耳既心以爲是則於證據操舍必具成說其說自當別出茲第刻春秋純經廢學者相與盡心焉仍用漢志舊名題曰春秋古經十二公各爲一篇不復分爲十一卷蓋卷第於經義初無當也

陸元輔曰謝疇字元錫潼川人

徐氏定潮州春秋解

通考十二卷

佚

葉適序曰昔余爲潮州銘言其學博而要文約而費諸子又自列銘刻曰春秋解十二卷書社問答二卷禮經疑難一卷詩文崇孝同參錄並藏於家余頗疑之而未克見後二十六年始見所謂春秋解者良悔前銘稱美未極且怪諸子不早示余也蓋箋傳之學惟春秋爲難工經理也史事也春秋名經而實史也專於經則理虛而無證專於史則事礙而不通所以難也年時閏朔禘郊廟制理之綱條

不專於史也濟西河曲邱甲田賦事之枝葉不專於經也薛伯卒經無預然杞滕邾莒之興廢固明也詭諸卒史無預然戊寅甲子之先後固察也觀潮州此類皆卓然信明而篤矣至於授霸者之權彼與此奪錄夷狄之變先畧後詳諸侯羣誅大夫衆貶凡春秋始終統紀所繫自公穀以來畫爲義例名分字別族貴人微其能本末相顧隱顯協中如潮州殆鮮焉然則理之熟故經而非虛事之類故史而非礙歟古人以教其國而使人知其深於是書者歟雖然詩書禮所以紀堯舜三代之盛而春秋衰世之竭澤也示不泯絕而已或者遂謂一事一義皆聖人之用則予未敢從也孔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又曰管仲之器小哉夫有齊桓無晉文夷吾爲小是春秋不

命霸也又曰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得而稱焉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蓋其節目疏遠如此則苛文密例而辨人之榮辱於毫釐者非歟余恨不及潮州而正也因私附於後江人解褐授秀州崇德縣尉歷處州台州教授知邵武縣判太平州知潮州

蘇氏權春秋解

三卷

佚

閩書權字元中仙遊人從張南軒登淳熙第調梧州推官終辰州守

陳氏震春秋解

佚

閩書震字省仲晉江人淳熙進士累官太府丞

湯氏琦春秋要論

佚

盧熊曰湯琦字君寶潭州瀏陽人淳熙十四年進士歷樞密國子兩院編修除祕書丞兼權禮部郎官忤韓侂胄謫居贛州寶慶初以中大夫直徽猷閣致仕

李氏浹春秋廣誨蒙

宋志一卷

未見

鄭元慶曰李浹字謙善德清人丞相彥穎子以胄監授承務郎監淮西惠民局復鎖廳試禮部詞致瓌特有司异之曰此執政子也嫌弗敢上親友交唁之浹曰吾既仕矣學有大於此者科目何爲遂不復求試博覽羣書尤好左氏著有廣誨蒙曰衆寶所藏也獵而有之在我矣寧宗朝歷提舉浙東常平至太府少卿建言忤韓侂胄出爲福建運判二年召還卒

按廣誨蒙一卷西亭宗正聚樂堂藝文志有之

經義考卷一百八十八終

弟子宣城王　襄覆校

經義考卷一百八十九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春秋二十二

張氏 治 春秋集傳

二十六卷

佚

春秋歷代郡縣地里沿革表

二十七卷又目錄二卷

佚

春秋集注

十一卷又綱領一卷

存

洽進書狀曰竊以爲春秋一書聖筆所刊皆因時君之行事斷以是非之公示之萬世而生人之大倫致治之大法所賴以不泯者也嘗從師友傳習講論凡二百四十二年之行事與漢唐以來諸儒之議論莫不考覈研究會其異同而參其中否積年既久似有得於毫髮之益過不自度取其足以發明聖人之意者附於每事之左以爲之傳名曰春秋集傳既又因此書之麤備復倣先師文公語孟之書會其精意詮次其說以爲集注而閒有一得之愚則亦竊自附於諸賢之說之後雖生平心思萃在此書然智識昏耗學殖弗深豈敢自謂盡得聖人筆削之大指至於地理一書則以封域分合之參差古今名號之因革此同彼異驟改忽更散在羣書莫能統會蓋自誦習之初已病其然乃博稽載籍重加參究竊規司馬遷十表之模範述爲一編以今之郡縣爲經而緯以上下數千年異同之故庶幾案圖而考百世可知然而私家文籍所有幾何郡邑圖志未閱千一雖綱條麤立而其閒遺闕尚多有之故凡後來之升降諸書之所未載聞見之所未詳大抵皆仍其舊而已牴牾舛謬不敢自保始蓋期於餘力休暇之時尚求它書增而備之而自登仕版心志專於所職不復能有所是正閒當甲申待次庚寅奉祠以來僅能整次集注之書麤成編次猶冀未遂首邱之日凡有一聞一見悉皆刊定使就條理未嘗敢以爲成書也載惟草野愚儒章句末學豈應妄有著述所以犯是不韙者不過以前賢已成之說

畧加編刻統會羣言掊擊僞辨以私便覽觀而已敢圖公
朝俯加訪問稱其有補治道給札取將且欲以上備乙夜
之覽殊命下臨不勝驚懼然在疏遠賤士匿不以聞秖益
爲罪但惟此書實未得爲全備故自聞命之後雖復益加
修潤而自顧蕪陋何所取材踈踖累月不敢以進而終以
方命爲懼是以卒忘其冒昧而徑以上陳其春秋集傳二
十六卷春秋集注一十一卷并綱領一卷歷代郡縣地理
沿革表二十七卷并目錄二卷已送臨江軍繕寫裝褙了
畢敢因申發之次具此申控情愫欲望朝廷先賜看詳如
其書無所發明迂濶於事即乞免行奏御塵瀆睿覽若猶
採其葑菲遂以投進伏乞敷奏前件所陳冀逃有隱之誅
洽無任惶懼俟命之至端平元年九月日朝奉郎直祕閣
主管建康府崇禧觀賜緋張洽狀

曾孫庭堅後序曰曾大父文憲公所著春秋集傳集注地
理沿革表三書宋端平甲午宣進於朝付祕閣後集注刊
郡庠景定庚申燬焉皇元大德庚子雪崖黃先生慨是書
之不傳而願見者衆欲鋟梓而未集辛丑歲文臺二提舉
張思敬滕斌亦求助好事者僅成三卷瑞教虞汲留洪上
其事於文臺轉申憲司時魯齋副使臧公移文本路總府
下學刊刻集傳沿革二書集傳雖成而主司任事不得其
人遂致章卷倒亂文字差訛不可讀屏廢久之而沿革一
書亦無復舉行迨皇慶癸丑冬江南諸道行御史臺行移
各路春秋用張主一傳延祐庚寅詔興科目而遠方士友
購求傳注者頗多時李廣文萬敵主教此邦俾庭堅赴學

矣而於尚書春秋無傳非不暇爲亦愼之至也明洪武初頒五經四子書於學官傳注多宗朱子惟易則兼用程朱傳義春秋則胡氏傳張氏注竝存久之習易者舍程傳而專宗朱子習春秋者胡傳單行而集注流傳日鮮矣余誦其書集諸家之長而折衷歸於至當無胡氏牽合之弊允宜頒之學官者也昔明太祖不主蔡仲默七政左旋之說乃命學士劉三吾率儒臣二十六人更定書傳曰書傳會選今其書漸廢而仍行蔡傳顧元德是書昔之所頒行者反不得與蔡氏竝書之取舍興廢蓋亦有幸不幸焉可感也已

陸元輔曰春秋集注十一卷清江張洽元德撰朱子門人也洪武中命士子習胡氏兼用洽注自永樂中集大全專

按正補刊於是集傳始爲全書流行四方而庭堅所刊集注拘於授徒竟弗克就延赫庚申冬訓導郡庠與學正涂鼎語及集注沿革之泰威遂以其事上申總府適際提舉學校官趙文炳爲賢德君子即出學帑以成集注不三月而訖工庭堅識其事於卷尾

江西通志張洽字元德清江人嘉定初進士歷官著作佐郎卒謚文憲

納蘭成德序曰清江張元德遊朱子之門爲白鹿書院長終著作佐郎迨除直寶章閣而元德已歿矣其於春秋有集傳集注地理沿革表三書端平中進於朝宣付祕閣朱子常報元德書矣春秋某所未學不敢强爲之說而於尚書則謂老師宿儒所未曉者夫學至朱子智足以知聖人

以胡氏爲主采其與胡氏相發明者去其與胡氏相刺戾者自此學者不復知有洽書矣然即春王正月解觀之木朱子之說而以改月改時爲正勝於康侯夏時冠周月之義多矣舉一可以例其餘知此書之不可不讀也

按張氏集注釋春王正月云此所謂春乃建子月冬至陽氣萌生在三統曰天統蓋天統以氣爲主故月之建子即以爲春其說與胡氏夏時冠周月之義別一開卷便枘鑿不相入宜士子棄之惟恐不遠矣今春秋大全專襲環谷汪氏纂疏汪氏既主胡傳故張氏之注不復見錄若纂修大全諸公張氏集注并未寓目非以其與胡氏刺戾去之也

范氏士衡 春秋本末 尊經傳

佚

南昌府志士衡字正平豐城人馬平主簿謂春秋一經其說漫衍皆傳注害之作尊經傳及春秋本末晚師朱晦菴晦菴稱爲老友其書謝艮齋諤爲編次而序之

鄭氏可學 春秋博議 十卷

佚

閩書可學字子上莆田人受業朱文公舉進士累知廣文學補衡州司戶

廖氏德明 春秋會要

佚

閩書廖德明字子晦延平人受業朱文公舉進士累知廣

州遷吏部左選郎官奉祠
上氏介春秋臆說

十卷

佚

眞德秀志墓曰介字元石世家於吳徙金華受學於呂成公紹興庚戌進士三人及第歷官國子監祭酒以右文殿修撰知嘉興府改知慶元兼沿海制置

繆泳曰金華王介朱文公弟子嘗知嘉興府事卒謚忠簡

鄭氏文通春秋集解

佚

鄒氏補之春秋注

佚

孫氏調左氏春秋事類

二十卷

佚

蔡氏沆春秋五論

五卷

存

閩書沆字復之元定三子使淵紹易學沈紹書學而以發明春秋屬沆所著春秋五論行世人稱復齋先生

沆自序曰慶元丁巳春先君謫春陵以易授兄淵以皇極命弟沈著沆承乎春秋竊惟麟經一書乃先聖孔夫子之親筆聖人體道經世之志存焉雖假託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權使亂臣賊子禁制之而不得肆其欲然褒貶公平

是非的實善惡暴白而萬世之名分於是乎定非若他經可以訓詁通也自左氏公穀以來傳注者無慮百家往往辭舛意詭訖無定說聖人之宏綱大旨鬱而不彰致使荊公目之爲斷爛朝報經筵不以進講考官不以取士謂非聖經以衆謬所誨而安石無獨見之明耶故武夷胡先生研窮編輯著爲成書正以扶三綱叙九法尊王賤霸内夏外夷而聖人精微之旨已闡揚於當世矣豈沉淺見薄識所能彷彿其萬一哉但其中於賵仲子納邾鼎皆爲私欲所勝有以致之又如彼此一事彼以爲是此以爲非前後一人前以爲褒後以爲貶或以爵號或以日月或書侯書子書名書字書人書州書國前氏後名是非褒貶殆有不同紛紜聚散各立一偏之見若此者不得不推求大端研究其的實作此五論以辨正之使後世學者之讀麟經曉然知春秋大義所在而是非曲直有不可掩者以繼先人之緒耳豈敢妄有所議以取僭喻之罪云

熊禾序曰春秋者聖人史外傳心之要典萬世人主善惡之龜鑑也筆削之精微義理之浩瀚使無武夷胡先生諸儒以發明之則人心貿貿焉莫知所之人欲肆而天理滅矣安能俾世之復治也耶予嘗讀是書麤知其中之大意而精詣之旨尚未能明咸淳甲戌試春闈幸官寧武州而竊有志焉蓋竭精力者九年而稿本燼於丙子之厄太母少帝三宮俱已屈膝乙卯皇綱弗振無策匡救保全是乃天地閉一罪人也因與胡君廷芳劉君省軒相與講切僂指蓋十有七年矣一日蔡君希聖挈書一帙示予拜而言

曰此書乃吾曾祖復齋公承高大父西山公之屬所作春秋五論也予聞之斂容避席披視誠道德仁義之言經綸康濟之學而其發明天命人心之懿敷揚聖經賢傳之旨闡筆削之謹嚴辨褒貶之攸當義利之明書變之論其要悉備於此誠爲學者之指南復齋先生之功大矣先生諱沆字復之師事文公朱先生及受家庭父兄之教隱於西山前湖書室聚徒談道相樂自號一菴居士復齋先生其學者之所尊云餘詳徐君所作先生之墓銘無容予之重贅

蘇天爵後序曰予前總政中書弼直左右爲聖天子之股肱耳目無暇及於詩書今者奉勅來鎮南服藩屏無事留情諸子百家之學博詢春秋名家得復齋蔡先生所作春秋五論與南陽山長張義秉燭讀之終篇見其辭嚴義正句語警切使何休諸儒復生亦心服而效法之相與起先生於九原而講明焉不但[redacted]也若先生可謂有功於春秋有補於後學者也重加校定正其訛舛使聖經賢傳復明於世後之有志於聖賢之學者卓然有守將尊信於經之不暇而不惑於是非曲直之途矣其項氏易翫辭占家記已行惟蔡氏春秋五論罕有知者世鮮克傳予官鄂省始屬山長張義梓行以惠天下四方學者當珍重之爲拱璧云

蔡有鵬曰予族祖復齋先生作春秋五論府縣諸志載之甚詳況熊勿軒先生序之眞西山先生跋之其刻於文集已明矣即舊志世家云文節公嘗語三子曰淵紹吾易學

得其旨意之大畧矣

虞氏知方春秋大義

二十二卷

佚

春秋衍義

三卷

佚

眞德秀序曰右春秋大義二十二卷衍義三卷建陽虞君知方復之所著也初西山蔡先生以道學名當世有子三人焉長伯靜次復之又其次仲默復之雖出後虞氏而其學固蔡氏之學也先生於經亡不通而未及論著顧嘗語三子曰淵女宜紹吾易學曰沈女宜演吾皇極數而春秋

沈演吾皇極數而春秋則屬知方焉知方即復齋更名此鑿鑿可據者今熊氏以五論爲勿軒著則非矣故援考諸書所載以正之即勿軒文集與行狀皆云勿軒著有春秋通解而勿軒送胡廷芳後序曰早歲成春秋通解一書又厄於火云云奈何以五論而爲通解耶此熊氏子孫不察之過也

余用賓跋曰春秋五論復齋蔡先生諱沆字復之者所作也文學精義學博而要本之以天命叙之以民彝達之以時中斷之以通誼眞得聖人作經之大旨顧學者踈陋未有深究其說者呂氏則有或問五卷實與此書相爲經緯然五論綱領也或問條目也欲觀或問必自五論始三山學宮舊刊或問而此書罕有知者予故正其亥豕使竝傳於世爲君臣父子而欲通春秋之義者可由此門而入以

道所由廢興霸權所自起使萬世人主知履霜堅氷之戒

尤有功於世教云

陳氏忞春秋三傳抄

佚

宋史陳忞字師復莆田人丞相俊卿之子少嘗及登朱熹之門長從黃幹遊以蔭補官歷提點廣東刑獄直祕閣贈直龍圖閣

陳氏思謙春秋三傳會同

四十卷

未見一齋書目有

閩書陳思謙字退之龍溪人

陸元輔曰思謙嘗魁鄉薦見知於朱子語門人李唐咨以

則屬知方焉既而易皇極二書成獨春秋未得要領居一日讀易豁然有悟曰夫易之一卦一爻爲義各異而謂春秋以一例該衆事可乎學者以義求經而不以例求經庶幾得聖人之意矣久之讀書又豁然有悟曰道心者義理之正也人心者血氣之私也正者易晦而私者易流大舜所以有危微之戒也春秋二百四十餘年閒諸侯大夫行事其發於道心者亡幾而凡毀彝倫基禍亂者皆人心之爲也故經於賵仲子納郜鼎皆據大義以止私欲之流一書綱領大率在此吾聖人之心即舜之心也夫易書之與春秋其爲教亦不同而君於是得春秋之指焉蓋天下之理無二致故聖人之經亦無異指昧者析之而通者一之也西山於是乎得所託哉君又將爲王綱霸統一書明王

女妻焉

黃氏東春秋大旨

佚

戴詵曰東字仁卿幹之兄

時氏溯左氏春秋講義

宋志十卷

佚

趙氏彥秬春秋左氏發微

十卷

佚

兩浙名賢錄趙彥秬字周錫東陽人師事呂祖謙擢取應科授右選精春秋左氏傳作發微一百篇以進上嘉之旋借和州觀察使充接伴副使隆興元年登進士擢宣義郎終睿州通判

劉氏伯証左氏本末 三傳制度辨

俱佚

徽州府志伯証字正甫歙縣人

趙氏崇度左氏常談

佚

眞德秀志墓曰崇度字履節丞相忠定公子也爲右曹郎中提舉湖南常平改江西以朝散大夫致仕

賀氏升卿春秋會正論

一卷

佚

周必大曰永新賀升卿著春秋會正論

林氏拱辰春秋傳

宋志三十卷

佚

溫州府志林拱辰字巖起平陽人淳熙戊戌武舉撰文登第歷工部尚書廣東經畧安撫使有春秋傳刊於婺州

王氏文貫春秋傳

佚

程端學曰字貫道四明人

潘氏好古春秋說

佚

胡氏維寧春秋類例

佚

左氏類編

佚

余氏克濟春秋通解

十五卷

佚

閩書克濟字叔濟安溪人慶元五年登第爲浙西常平幹官終梅州知州其學遵於春秋著通解十五卷

丁氏鈆春秋要解

佚

葉氏儀鳳左氏聯璧

八卷

佚

趙希弁曰右三山葉儀鳳子儀撰乃對偶之書也

楊氏泰之春秋列國事自

十五卷

佚

公羊穀梁傳類

五卷

佚

林氏萬頃春秋解

佚

陳氏琰春秋傳解

十卷

佚

左氏世系本末

四十卷

佚

金華府志琰字中叔嘉定十六年擢武舉以閤門舍人出

知辰州

經義考卷一百八十九終

弟子盧州夏日炯覆校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春秋二十三

魏氏了翁春秋要義

宋志六十卷

未見

高氏元之春秋義宗

宋志一百五十卷

未見一齋書目有

樓鑰志墓曰端叔少讀襄陵許公翰書及從沙隨程公迥故尤邃於春秋博採諸儒所集搜抉無遺聞人有書不憚

裹糧徒步而求之前後凡三百餘家訂其指歸刪其不合者會萃爲一書閒出己意號義宗蓋十餘年而後成晚多所更定吾鄉及旁郡之爲春秋者多出君之門或其門人之弟子也

李鄴嗣曰先生集春秋說三百餘家號義宗悉本經旨究其指歸

王氏綽春秋傳紀

三卷

佚

温州府志字誠叟永嘉人趙汝談在史館奏充編校不就有春秋傳紀門人尤焴薛蒙守建與括皆爲刊於學

林氏維屏春秋論

佚

程氏公說春秋分記

宋志九十卷

未見

陳振孫曰邛州教授眉山程公說伯剛撰以春秋經傳倣司馬遷書爲年表世譜歷天文五行地理禮樂征伐官制諸書自周魯而下及諸小國皆彙次之時有所論發明成一家之學公說積學苦志早年登科值逆曦亂憂憤以死年纔三十七兄弟三人皆以科第進中書舍人公許其季也

趙希弁曰右克齋程公說伯剛所編也其弟公許守宜春刻於郡齋游丞相侶爲之序

王應麟曰春秋分記九十卷推春秋旨義即左氏傳分而記焉又旁採公穀諸子之說附其下又爲年表世譜世本及天文疆域禮樂諸書次國小國著錄

張萱曰宋淳祐閒克齋程公說編以聖經爲本而事則按左氏閒取公穀及先儒論辨以證其誣至於論述大綱悉本孟子而微辭多取之程胡二氏復以己意爲新注又倣司馬遷史記爲年表九卷世譜七卷名譜二卷書二十有六卷周天王紀二卷魯及列國世家二十六卷附庸諸小國及四裔十有三卷凡九十卷

趙氏善湘春秋三傳通議

三十卷

佚

戴氏溪春秋講義

宋志四卷王贊温州志作三卷

佚

盛如梓曰或謂春秋以夏正紀事近世戴岷隱頗似此說

柴氏元祐春秋解

佚

王氏鎡春秋門例通解鎡宋志作炷

宋志十卷

佚

淨氏明復春秋集義

宋志五十卷綱領二卷

存

魏了翁序曰天地之運溫燠摩屈伸爲五行四時感遇聚結爲風雨霜露所以接人耳目切人體膚告曉於人者眞不啻口訓而面命矣人蓋有由之而弗察者夫子之政布春秋正邪善惡有目皆睹其爲五行四時風雨霜露不已多乎學士大夫生乎百世之後有能尚論古人考求義例參訂事實則以爲是通經已耳於己之所存反而思之以求其合或鮮能焉孟子曰孔子懼作春秋又曰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春秋由懼而作書成而亂賊懼亂賊蓋陷溺之深者而猶懼焉則人性固不相遠也學士大夫習讀是書而已之所存則未嘗切近求之異端所怵利祿所誘所以陷溺其良心者固不減於亂賊矣而莫之知懼焉余爲之懼又以自懼嘗覽諸儒之傳至本朝先正始謂此爲經世之大法爲傳心之要典又曰非理明義精殆未可乎然則使人切己近思以求爲遷善遠罪之歸非以考義例訂事實爲足也余聞其說而懼益深乃裒萃以附於經將以反諸身而益求其所可懼者尚慮觀書未廣擇理不精又慮開卷瞭然秖以資耳目之聞見故未敢輕出也合陽李君明復乃亦先我心之所懼而爲是書且諗予爲序嗚呼予安能知春秋亦庶幾知懼焉者耳

張萱曰宋嘉定閒太學生李俞編進俞舊名明復字伯勇取周程張三子或著書以明春秋或講他經以及春秋或其說有合於春秋者皆廣收之定其後先審其精麤各附於本章之次有魏鶴山序

按宋史藝文志載李明復春秋集義五十卷又載

王夢應春秋集義五十卷予嘗見宋季舊刻即李氏原本而王氏刊行之非王氏別有集義也宋史兩存之誤矣

佚

錢氏時春秋大旨

佚

楊氏景隆春秋解闡書隆作隴

佚

姓譜字伯淳晉江人開禧進士建寧司户參軍

時氏少章春秋志表日記

佚

吳師道曰時子春秋四志八表日記二十餘冊

郭氏正子春秋傳語

十卷

佚

王圻曰郭正子紹定中進士教授廬州著春秋傳語十卷

林氏希逸春秋三傳正附論

宋志十三卷

未見

龍氏淼春秋傳

佚

李鳴復端平三年奏舉狀曰伏見吉州布衣龍淼會萃經傳科列其條治亂興衰本末該貫評以已見多所發揮如謂魯僭紀元獨承正朔其於名分所補良多

章氏樵補注春秋繁露

十八卷

未見

姓譜樵字桐麓昌化人嘉定進士朝散郎知處州事

趙氏涯春秋集說

佚

撫州府志趙涯字伯泳臨川人嘉定七年進士歷右正言起居舍人權工部侍郎知泉州再知寧國府

劉氏克莊春秋揆

一卷

存

黃氏仲炎春秋通說

宋志十三卷

存

仲炎自序曰春秋者聖人教戒天下之書非褒貶之書也何謂教所書之法是也何謂戒所書之事是也法聖人所定也故謂之教事衰亂之迹也爲戒而已矣彼三傳者不知其紀事皆以爲戒也而曰有褒貶焉凡春秋書人書名或去氏或去族者貶惡也其書爵書字或稱族或稱氏者褒善也甚者如日月地名之或書或不書則皆指曰是褒貶所繫也質諸此而彼礙證諸前而後違或事同而爵異書或罪大而族氏不削於是褒貶之例窮矣例窮而無以通之則曲爲之解焉專門師授襲陋仍訛由漢以來見謂明經者不勝衆多然大抵爭辨於褒貶之異究詰於類例之疑滓重煙深莫之澄掃而春秋之大義隱矣自大義既

隱而或者厭焉不知歸咎於傳業之失而曰聖人固爾也故劉知幾有虛美隱惡之謗王安石有斷爛朝報之毀遂使聖人修經之志更千數百載而弗獲伸於世豈不悲哉故曰春秋者聖人教戒天下之書非褒貶之書也昔之善論春秋者惟孟軻氏莊周氏爲近之軻之說曰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是以戒言也周之說曰春秋以道名分是以教言也斯二者庶幾孔子之志也夫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以其有道也如是而君臣如是而父子如是而長幼男女親疎內外之差等不齊也叙此者爲禮順此者爲樂理此者爲政防此者爲刑堯舜三王之治皆是物也時乎衰周王政不行物情放肆於是紊其叙乖其順廢其理決其防而天下蕩然矣孔子有憂之而無位以行其志不得已而即吾父母國之史以明之陳覆轍所以懼後車也過人變所以返天常也霸圖之盛王迹之熄也盟會之繁忠信之薄也雖有彼善於此者卒非治世之事也聖人何褒焉至於夷狄之陵中國臣子之奸君父鬬干戈以濟貪忿之志悖天理以傷天地之和者亦何待貶而後見爲惡也若夫筆削有法而訓教存焉崇王而黜霸尊君而抑臣貴華而賤夷辨禮之非防亂之始畏天戒重民生爲萬世立治準焉嗚呼使後之爲君父爲臣子爲夫婦爲兄弟爲黨友爲中國御夷狄者由其法戒其事則彝倫正而禍亂息矣余由童至壯研思是經嘗眩於舊說如手棼絲目暗室難於解辨蓋久而後能破之旁稽記載互參始末爲書十有三卷名曰春秋通說通說者去褒貶之茅塞而通諸

教戒之正途也夫春秋固有以隻字垂法者矣如加王於正削吳楚僭號而從其本爵之類是也而非字字有義也亦固有所謂例者矣如書其君歿曰薨外諸侯曰卒內大夫書卒外大夫不書卒之類是也此皆通例也先儒謂左氏非左邱明邱明乃孔子前輩故孔子云左邱明恥之丘亦恥之先邱明而後已尊之也楚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邱蓋今左氏傳即楚左史也古者史世其官則傳是書者倚相之後也故左傳載楚事比他國爲特詳是得其實公穀亦莫明其所自來或云子夏門人要皆非親受經於聖人者故於說經首失其義而其閒亦或有得者穀梁氏耳若夫具載事實則左氏尚可考故當據事以觀經事或牴牾難於盡從則以經爲斷上以伸仲尼之志雖以立異取譏於世而不辭也

李鳴復奏舉狀曰伏見溫州布衣黃仲炎折衷是非事爲之說證以後代鑒戒昭然言古驗今切於治道如謂經有教戒不爲褒貶只杜擬僭尤爲潛心

陳振孫曰永嘉黃仲炎若晦撰端平中嘗進之於朝

繆氏烈春秋講義

佚

閩書烈字允成福安人嘉熙二年進士添差福州教授遷正字授撫漕侍郎

徐氏梅龜春秋指掌圖

佚

嚴州府志徐梅龜字臞叟壽昌人霍邱縣尉嘉熙閒蒙古

兵至父子力戰死贈宣教郎霍邱知縣
傳氏實之春秋幼學記

佚

江西通志傳實之字莊父清江人登寶慶第調袁州分宜
簿淳祐中授承事郎學者稱南齋先生
洪氏咨夔春秋說

三卷

佚

咨夔自序曰帝王誥命訖於平王國風變於黍離聖人傷
王者之不作因魯史修春秋以奉天命而立人極夫天命
流行於人極之中無一息閒斷人惟不知吾心有天而外
求天謂吉凶禍福天未嘗定終必有時而定天者定則人

者屈此人極之所由立也此春秋成亂臣賊子所以懼也
彼亂臣賊子惟利是計豈懼夫空言之貶身後之辱哉懼
夫天者定而人者屈失其所以爲利也故凡犯天下之清
議冒天下之大罪能逭諸一時不能逭諸異日能逭諸其
身不能逭諸其子若孫人誰無愛身愛子孫之念知天定
有不可逭則欲動於惡將有所懼而戢此撥亂反正之筆
所以有功於人極也且易春秋在魯皆所以司天人之契
人欲窮而天理滅其卦爲剝春秋二百四十二年純乎剝
者也以齊威霸天下始末求之每四十年當一爻陰愈進
則亂愈盛盟宋之後晉以天下之權授之楚而大夫專盟
諸侯皆廩廩乎贅旒之危五陰之剝成矣其末又以天下
之權授之吳吳楚與越參立而交橫大夫各桀頤其國禍

亂極矣而獲麟於西狩亂極必治安知無王者作此碩果不食剝所以不終於剝也春秋以傷王者不作而始以幸王者復作而終以魯聖賢之澤未泯一變可至道而託之以詔萬世天地至教聖人至德備見於行事斷斷乎循之則治違之則亂得之則生失之則死信人極非春秋不立也余自考功罷歸杜門深省有感於聖人以天治人之意作春秋說

吳任臣曰洪咨夔字舜俞於潛人泰嘉二年進士累官翰林學士知制誥兼侍讀修國史以端明殿學士領內祠有春秋說三卷

弟子秀水錢　煌覆校

經義考卷一百九十一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昆田 校

春秋二十四

李氏琪春秋王霸列國世紀編

三卷

存

琪自序曰春秋一書事變至繁經文至約接王政之末流則可稽世道之升降備霸事之終始則具見中夏之盛衰詳列國之離合則足究人心之聚散夫以二百四十二年之記一百二十四國之行事國各有史晉乘楚杌故典舊章冊書浩博是非紛糾而春秋以萬八千言該之國無不

記之事事無不著之實自學者捨經求傳事始繁而晦矣
蓋始讀經者睹本末之宏濶而考之於訓辭簡嚴之中錯
陳迭見未究前後不知據經以褒傳固有按傳以疑經是
不能比其事而觀之也琪少竊妄意叙東周十有四王之
統合齊晉十有三霸之目舉諸侯數十大國之系皆世爲
之紀不失全經之文略備各代之實每紀之後序其事變
之由得失之異參諸傳之紀載以明經之所書雖若詳而
不遺於事豈能精而有合於理初學問津或有取焉若夫
春秋微旨奥義則不在是深於經者固自知之也此編作
於辛亥之冬列國諸紀纂括未竟懼其條目破碎援筆輒
止諸老先生每索此書無以復命猶子韶爲之補續其未
成猥加整比越二十年甫爲全書非敢以示學經者姑存
其稾於家塾云

周自得序曰夫子約史記而修春秋繩以文武之法度筆
削之閒微辭精義雖游夏弗與於斯自隱迄哀凡二百四
十二年其行事筆於春秋者一千九百二十有四該萬有
八千言天道人事朝聘會盟侵伐圍入崩薨卒葬王霸華
夷閒見錯出轇轕紛糾學者欲睹世變始終之會治亂得
失之由非融會經傳該貫首尾默識心通則未足以知春
秋之要領也余童習是經初得竹湖李氏所著王霸列國
世紀讀之不無拆裂經文之疑既觀其分王霸之行事具
世系之本末於治亂興衰之際復序而論之讀者一日而
洞徹原委則極歎前輩之讀書不苟如此閒手抄以示同
志今廬陵羅中行以家藏善本梓而傳之斯文必盛行於

世學者由是而會經傳之大全以探筆削之深意則未必非通經之一助云

黃虞稷曰琪字孟開吳郡人仕國子司業書成於嘉定辛未每國紀後有序論至正中渝川周自得序而行之

趙氏鵬飛春秋經筌

十六卷

存

鵬飛自序曰木訥子作經筌自叙其首曰魚可以筌求而經不可以筌求聖人之道寓於經如二儀三光之不可以肖象筌何足以圖之蓋吾之所謂筌心也求魚之所謂筌器也道不可以器圖而可以心求求經當求聖人之心此吾經筌之所以作也然聖人作經之心安在哉曰聖人馭天下之柄威福而已二帝三王之道行則所謂威福者爲賞爲罰爲黜陟吾夫子之道否則所謂威福者爲褒爲貶爲勸懲自其賞罰而觀之則賢不肖判然玉石矣故雖識一丁字者亦知黜四罪舉十六相誅二叔興十亂爲二帝三王之威福也若夫仲尼則以是柄寓之空言褒而伸忠貶而誅奸魂其文見於片言隻字之間而威福與二帝三王同其用則深辭隱義詎可億而度哉故五經鮮異論而春秋多異說麟筆一絕而三家閧峙董之繁露劉之調人紛然雜出幾成訟矣後學何所依從邪及何休杜預之註興則又各護所師而不知經如季氏之陪臣知有季氏而不知有魯非所謂忠於師者彼所學者則有太宮墨守之喻所不學者則興賣餅之譏各懷私意以護私學交持

矛盾以角單言片論之勝於聖經何有哉故善學春秋者當先平吾心以經明經而無惑乎異端則褒貶自見然世之說者例以爲非傳則經不可曉嗚呼聖人作經之初豈意後世有三家者爲之傳邪若三傳不作則經遂不可明邪聖人寓王道以示萬世豈故爲是不可曉之義以罔後世哉顧學者不沈潛其意而務於速得得其一家之學已爲有餘而經之明不明不問也愚嘗謂學者當以無傳明春秋不可以有傳求春秋謂春秋無傳之前其旨安在當默與心會矣三傳固無足據然公吾心而評之亦時有得聖意者若何休癖護其學吾未嘗觀焉惟范甯爲近公至於論三家則均舉其失曰失之誣失之俗失之短不私其所學也其師之失亦從而箴之故穀梁子之傳實賴甯爲多如經書乾時之戰我師敗績赤曰不諱敗惡內也甯知其妄正之曰讐無時而可通惡內之言傳失之經書作三軍赤曰古者諸侯一軍作三軍非也甯知其疎正之曰總言諸侯一軍又非制也若是者蓋多有之故愚以爲甯之學近乎公而王通亦曰范甯有志於春秋焉愚學春秋每尚甯之志固願視經爲的以身爲弓而心爲矢平心而射之期必中於的鴈鶩翔於前不眴也三傳紛紜之論庸能亂吾心哉庶有得於經而無負聖人之志蓋春秋公天下之書學者當以公天下之心求之作經筌

青陽夢炎序曰蜀在天一方士當盛時安於山林惟窮經是務皓首不輟故其著述往往深得經意然不輕於自衒而人莫之知書之藏於家者又以狄難而燬良可嘅歎麟

經在蜀尤有傳授蓋濂溪先生仕於合伊川先生謫於涪
金堂謝持正先生親受教於伊川以發明筆削之旨老師
宿儒持其平素之所討論傳諸其徒雖前有斷爛朝報之
毀後有僞學之禁而守之不變故薰陶漸漬所被者廣如
馮公輔朱萬里張習之劉光遠諸先生皆一時所宗吾鄉
木訥趙先生獨抱遺經窮探冥索實爲之倡所著詩故經
筌二書有功於聖經甚大詩故湮沒不傳惟經筌獨存其
爲說不外乎濂洛之學而善於原情不爲傳注所拘至於
推見至隱使二百四十二年事瞭如在目其所參訂率有
依據經生學子竊其緒言以梯科第者踵相接也噫先生
著書以淑後學豈爲是哉先民謂春秋孔子之刑書傳爲
案經爲斷其說尚矣然至當無二而三傳殊說猶未免於

致其疑有能卓然不惑於好惡是非之私不狥夫牽合傳
會之失先原情以爲之裁準得其情則案可斷刑可用矣
孔子作春秋必質諸人情孰謂探索於千有餘年之後而
不知原情以蔽事哉此予所以深有味於是書也予與先
生居同里且受經於先生之高弟每患此書未能散見於
四方謹刊諸家塾與同志共之讀經者儻能主濂洛胡文
定之說以求夫大經大法之要又以此書原當世之人情
而歸於至理廣而充之舉而措之以正詖明道爲心以撥
亂反正爲事使吾夫子賞罰之公不徒載之空言尚先生
明經之明□□

張萱曰木訥先生因說經者拘泥三傳多非聖人本意乃
自據經解經故曰經筌

納蘭成德序曰春秋之傳五鄒氏無師夾氏未有書列於學官者三焉漢志二十三家隋志九十七部唐志六十六家未有舍三傳而別自爲傳者自啖助趙匡稍有去取折衷至宋諸儒各自爲傳或不取傳注專以經解經或以傳爲案以經爲斷或以傳有乖謬則棄而信經往往用意太過不能得是非之公嗚呼聖人之志不明於後世久矣蓋嘗讀黃氏日抄見所采木訥趙氏之說恒有契於心焉既得經荃足本乃鏤板傳之善哉木訥子之言乎善學春秋者當先平吾心以經明經而無惑於異端則褒貶自見蓋春秋公天下之書學者當以公天下之心求之信斯言也庶幾得是非之公而聖人之志可以勿晦也已

林氏堯叟春秋左傳句解

四十卷

存

鄭玥曰堯叟字唐翁崇禎中杭州書坊取其書合杜注行之

熊氏慶胄春秋約說

佚

萬氏鎮左傳十辨

一卷

佚

姓譜鎮字子靜平江人登淳祐庚戌第授豐州司戶參軍

陸氏震發春秋叢志

一卷

佚

嚴州府志陸震發字德甫淳安人淳祐中薦授儒學教諭

饒氏魯春秋節傳

佚

舒氏津春秋集注

佚

胡氏康春秋誅意譴告一百卷

佚

徽州府志康婺源人進春秋誅意譴告一百卷於朝理宗覽而嘉之特旨與召試調鎮江司戶參軍

朱氏申春秋左傳節解或作詳節

三十五卷

存

王鏊序曰春秋左傳詳節三十五卷宋魯齋朱申周翰注釋今董南畿學政黃侍御希武翻刻以示後學者也侍御以近世學者莫不爲文而未知文之有法故刻示之予叙之曰文非道之所貴也而聖賢有不廢故冉牛閔子顏淵善言德行子游子夏以文學名孔子亦曰言之無文行而不遠而善鄭國之爲詞命也則文豈可少哉學者不爲文則已如爲文而無法法而不取諸古殊未可也左氏疏春秋於聖人之旨殊未得也而載二百四十二年列國諸侯征伐會盟朝聘宴饗名卿大夫往來詞命則具焉其文蓋爛然矣於時若臧僖伯哀伯晏子子產叔向叔孫豹之流

尤所謂能言而可法者下是雖疆場之人亦善言焉有若
展喜瑕呂飴甥賓媚人解揚是已方伎之賤亦善言焉有
若史蘇梓慎裨竈蔡墨醫和緩祝鮀師曠是已屬國之遠
亦善言焉有若鄒子支駒季札聲子沈無戍遠啓疆是已
閨門之懿亦善言焉有若鄧曼穆姜定姜僖負羈之妻叔
向之母是已於戲其猶有先王之風乎其辭婉而暢直而
不肆深而不晦鍊而不煩繩削後之以文名家者孰能遺
之而爲史者尤多法焉而世每病其誣蓋神怪妖祥夢卜
讖兆誠有類於誣者其亦沿舊史之失乎雖然古今不相
及又安知其古盡無也然予以獲麟而後文頗不類若非
左氏之筆焉豈後人續之邪未可知也若是者今多從削
蓋幾於醇且粹矣學者因是而求之爲文之法盡在是矣

若夫究聖人筆削之旨以寓一王之法自當求其全以進
於經

王穉登曰周翰輯是書無裨左氏裨夫學左氏者耳

佚

右子才未成之書見墓志銘

趙氏孟何春秋法度編

佚

程端學曰宇浚南四明人

戴表元序曰咸淳中余備員太學博士弟子見學官月講
必以春秋竊怪而問諸人曰是自渡江以爲復讐之書不
敢廢也夫復讐之說初非春秋本旨中興初胡康侯諸公

痛數千年聖經遭王臨川禁錮乘其新敗洗雪而彰明之使爲亂臣賊子者增懼使用夏變夷者加勸儒者之功用所爲與天地並如是而可耳塲屋腐生山林曲士因而掎摭微文破碎大道爲可憫歎及其久也春秋之編未終讐不得復而罔遷科廢學者不待申臨川之禁而絶口不復道矣雖以余之困而願學求欲如昔年從博士後時意氣詎可得邪鄉郡趙君漢弼與余爲同年生精力趨尚記誦討論視余略不衰惰其先人清敏公嘗以春秋經傳集解奏之經筵刻之琬琰者若干言經火燬滅漢弼追憶而補存之摘其出於先公自著者定爲若干言又評攷二百四十二年行事合於詩書六典名曰春秋法度之編者若干言無近世掎摭破碎之嫌而於儒者之功用有所發於乎何其能哉蓋漢弼之爲人吾知之生於紛華之窟而能勤長於功名之途而能靜老於艱危之境而能泰故其於是書亦不以世故炎涼盛衰而奪抑交游之期於漢弼何有紀極漢弼年未甚高予戊戌春過之見其蕭然一室几硯在左杵臼居右畦蔬汲井無一毛於世之色其於春秋法度未可量也

王氏應麟春秋三傳會考

宋志三十六卷

佚

謝氏鑰春秋衍義

十卷

佚

左氏辨證

六卷

佚

方鳳曰謝君皐羽其父鑰以春秋學爲婦翁繆正宇烈所器重嘗著春秋衍義十卷左氏辨證六卷藏於家

陳氏友沅春秋集傳

佚

江西通志陳友沅字直翁豐城人景定中鄉舉

黃氏震讀春秋日抄

七卷

存

震自序曰孔子曰吾志在春秋孟子曰春秋天子之事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蓋方是時王綱解紐簒奪相尋孔子不得其位以行其權於是約史記而修春秋隨事直書亂臣賊子無所逃其罪而一王之法以明所謂撥亂世而反之正此其爲志此其爲天子之事故春秋無出於夫子之所自道及孟子所以論春秋者矣自褒貶凡例之說興讀春秋者往往穿鑿聖經以求合其所謂凡例又變移凡例以遷就其所謂褒貶如國各有稱號書之所以別也今必曰以某事也故國以罪之及有不合則又遁其辭人必有姓氏書之所以別也今必曰以某事也故名以誅之及有不合則又遁其辭事必有月日至必有地所此記事之常否則闕文也今必曰以某事也故致以危之故不月以外之故不日以略之及有不合則又爲之遁其辭是則

非以義理求聖經反以聖經釋凡例也聖人豈先有凡例而後作經乎何乃一一以經而求合凡例耶春秋正次王王次春以天子上承天而下統諸侯弒君弒父者書殺世子殺大夫者書以其邑叛以其邑來奔者書明白洞達一一皆天子之事而天之爲也今必謂其陰寓褒貶使人測度而自知如優戲之所謂隱者已大不可況又於褒貶生凡例耶理無定形隨萬變而不齊後世法吏深刻始於敕律之外立所謂例士君子尚羞用之果誰爲春秋先立例而聖人必以是書之而後世以是求之耶以例求春秋動皆逆詐億不信之心愚故私撼先儒凡外褒貶凡例而說春秋者集錄之使子孫考焉非敢爲他人發也

讀三傳日抄

一卷

存

王氏柏左氏正傳

宋志十卷

未見

讀春秋記

八卷

未見

呂氏大圭春秋或問

二十卷

存

何夢申跋曰傳春秋幾百家其說大抵以褒貶賞罰爲主

蓋三傳倡之而諸儒和之也惟朱文公以爲不然今其載於門人之所紀錄者略見一二獨恨未及成書耳廣文呂先生加惠潮士諸士有以春秋請問者先生出五論示之咸駭未聞因併求全豪先生又出集傳或問二書蓋本文公之說而發明之有五論以開其端有集說以詳其義又有或問以極其辨難之指歸而春秋之旨明白矣噫夫子之心至文公而明文公之論至先生而備先生亦有功於世教矣夢申預聞指教不敢私祕與朋友謀而鋟諸梓庶幾廣其傳

春秋五論

一卷

序

袁枏曰春秋家劉歆尊左氏杜預說行公穀廢不講啖趙出聖人之旨微見劉敞葉夢得呂大圭其最有功者也程端學曰呂樸鄉五論正大明白而於明分義正名分著幾微三條之下所引春秋事時或與經意不合

納蘭成德序曰春秋論五篇共一卷一曰論夫子作春秋二曰辨日月褒貶之例三曰特筆四曰論三傳所長所短五曰世變宋吏部侍郎知興化軍武榮呂大圭圭叔所著也五論閎肆而嚴正春秋大旨具是矣圭叔登淳祐七年進士授潮州教授改贛州提舉司幹官秩滿調袁州福州通判陞朝散大夫行尚書吏部員外郎兼國子編修實錄檢討官兼崇政殿說書出知興化軍常以俸錢代中下戶輸稅德祐初元轉知漳州軍節制左翼屯戍軍馬未行屬

元兵至沿海都制置蒲壽庚舉全州降令圭叔署降箋圭
叔不肯將殺之會圭叔門弟子有爲管軍總管者掖之出
圭叔變服遁島上壽庚將逼以官遣追之問其姓名不答
被害先是圭叔緘其著書於一室至是燬焉五論與讀易
管見論語孟子解以傳在學者得存然管見諸書皆不可
見見者又僅此而已惜哉圭叔少嗜學師事鄉先生潛軒
王昭昭爲北溪陳淳弟子淳受業晦庵稱高足淵源之來
人稱溫陵截派嗚呼當時詆訾道學者往往謂其迂踈無
濟然宗社既屋人爭北向圭叔獨不爲詭隨甘走海島不
潭以身膏斧鉞大節何凜凜也以是觀之道學亦何負於
人國乎良可歎也矣武榮即今泉郡之南安縣唐嗣聖中
宮以縣爲武榮州故名圭叔居縣之樸塊鄉大豐山下學
者因號爲樸鄉先生

翁氏夢得春秋指南　一卷　佚

春秋擿實　二卷　佚

春秋要論　十卷　佚

春秋記要　十卷　佚

佚

壽昌縣志翁夢得字景說端平咸淳閒兩中詞科尋隱居教授

周氏欽孫春秋類例

佚

謝鐸曰春秋類例周欽孫著今亡

家氏鉉翁春秋詳說

三十卷

存

鉉翁自序曰春秋非史也謂春秋爲史者後儒淺見不明乎春秋者也昔夫子因魯史修春秋垂王法以示後世魯史史也春秋則一王法也而豈史之謂哉陋儒曲學以史而觀春秋謂其閒或書或不書或書之詳或書之略或小事得書大事缺書遂以此疑春秋其尤無忌憚者至目春秋爲斷爛朝報以此誤天下後世有不可勝誅之罪由其不明聖人作經之意妄以春秋爲一時記事之書也或曰春秋與晉乘楚檮杌並傳皆史也子何以知其非史而爲是言乎曰史者備記當時事者也春秋主乎垂法不主乎記事如僖公二十八年晉文始霸是歲所書者皆晉事莊九年齊桓公入是歲所書者皆齊事隱四年衛州吁弑君是歲所書者皆衛事昭八年楚滅陳是歲所書者皆陳事有自春徂秋止書一事者自今年秋冬迄明年春夏閱三時之久而僅書二三事者或一事而累數十年或一事而屢書特書或著其首不及其末或有其義而無其辭大率

皆子奪抑揚之所繫而宏綱奧旨絶出語言文字之外皆
聖人心法之所寓夫豈史之謂哉蓋晉乘楚檮杌魯春秋
史也聖人修之則爲經昧者以史而求經妄加擬議如蚓
蝸伏乎塊壤烏知宇宙之大江海之深是蓋可憫不足深
責也鉉翁早讀春秋惟前輩訓釋是從不能自有所見中
年以後閱習既久粗若有得乃棄去舊說益求其所未至
明夏時以著春秋奉天時之意本之夫子之告顏淵原託
始以昭春秋誅亂賊之心本之孟子之告公都子不敢苟
同諸說之已言不敢苟異先儒之成訓三傳之是者取焉
否則參稽衆說而求其是衆說或尚有疑夫然後以某鄙
陋所聞具列於下如是再紀猶不敢輕出示人將俟晚暮
輯而成編從四方友舊更加訂證會國有大難奉命起家
無補於時坐荒舊學既遂北行平生片文幅書無一在者
憂患困躓之久覃思舊聞十失五六已而自燕來瀛又爲
暴客所剽然以地近中原士大夫知貴經籍始得盡見春
秋文字因答問以述已意卒舊業焉書成撮爲綱領揭之
篇端一原春秋所以託始二推明夫子行夏時之意三辨
五始四評三傳五明霸六以經正例凡十篇俾觀者先有
考於此庶知區區積年用意之所在若夫僭躐之罪則無
所逃

龔璛跋曰至元丙子宋亡以則堂先生歸置諸瀛者十年
率成此書書成自瀛寄宣託於其友肅齋潘公從大藏之
蓋久而綱目十篇學士大夫已盛傳於世矣泰定乙丑宣
學以廩士之贏刊大學疏義等書取諸潘氏鋟梓於學凡

三十卷其曰春秋集傳詳說蓋佚夫說約者得經旨焉此先生著述意也先生之祖大酉以成都府教授列於朱文公學黨之籍其淵源有自云

宋史家鉉翁眉州人以蔭補官賜進士出身官至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元兵次近郊爲所請使留館中聞宋亡旦夕哭泣不食飲者數月其學遂於春秋自號則堂改館河間乃以春秋教授弟子成宗放還賜號處士黃虞稷曰鉉翁北遷時居河間所作因答問以述已意綱領凡十篇

謝氏翱春秋左傳續辨

佚

方鳳狀曰君諱翱字皐羽姓謝氏福之長溪人後徙建之浦城試有司不第落魄漳泉間會丞相信公開府署諮事參軍

吳氏思齊左傳闕疑

未見

金華府志吳思齊字子善永康人用父遂蔭攝嘉興丞宋亡隱浦陽自號全歸子與方鳳謝翱放遊山水間

許氏瑾春秋經傳

十卷

佚

紹興府志許瑾字子瑜世居剡之東林宋運既改徵辟不就學者稱高山先生

徐氏文鳳春秋提徑

十卷

佚

嚴州府志徐文鳳字伯恭壽昌人從吳興陳存受春秋咸淳閒釋褐權知象山縣至元革命隱居教授著春秋提經十卷

曾氏元生春秋凡例

佚

王逢曰礱峰曾元生江西人宋末屏居教授有春秋凡例大學演正藏於家

邱氏葵春秋通義

未見

陳氏深清全齋讀春秋編

十二卷

存

熊氏禾春秋通解

佚

按退齋與胡庭芳書有云早歲成春秋通解一書又厄於火又云兵難之餘學徒解散文集燬亡徒抱苦心力實不逮則是書燬後不果續也